



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

从黑夜到天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历史故事丛书

从黑夜到天明

中国历史故事丛书

从黑夜到天明

辽宁日报编辑部编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4年·沈阳

从黑夜到天明

辽宁日报编辑部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3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4%印张·81,000字·印数：1—142,000 1964年5月第1版
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400 定价(3)0.28元

目 录

憤怒的火焰	錢雪盛 韓敬惠 丁 玫	(1)
孙家的儿子	朱贊平	(15)
当我看到孩子們的笑臉时	張 淑 華 口述 鉄岭橡胶厂三史編写小組 整理	(31)
从黑夜到天明	彭景春 口述 馬凤舞 整理	(43)
春天的馬蓮	潘映雪	(53)
三个年三十	丁立身	(65)
三进“連生店”	陈大娘 口述 賈恩和 整理	(72)
半升米	傅 羣	(81)
評书演員話今昔	袁闊成 口述 赵 博 整理	(89)
大学生	駱国翹	(100)
女教授	朱贊平 胡清和	(114)
桃李只等春风开	刘蓮秋	(126)

憤怒的火焰

錢雪盛 韓敬惠 丁 玫

大連紡織廠庭院中心，聳立着一座紀念碑。碑上記載着這個廠工人在一九二六年大罷工的光榮歷史。

工人們每從這碑旁走過，總增添了力量。

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，下班的汽笛剛響過，工人們拖着疲倦的身子，湧到賬房門前去領一個月的工資。當時市面上流行兩種貨幣：一種是小洋，一種是金票。物價不穩定，金票忽漲忽跌，這個月一元金票頂小洋一元二角。於是，日本鬼子想出新的花招兒，按小洋發工人的工資，按金票扣工人的飯券，經過這樣惡狠的七折八扣，工人拿到的錢就寥寥無幾了。

粗紡車間女工關雲九和杜秀貞等，一領到餉，就和開餉的日本鬼子吵起來了。那個日本職員，從窗口伸出個腦袋喊道：“米大大漲價，這月的飯費一律按金票扣！”杜秀貞氣憤地問：“米漲價為什麼不漲工錢，反而漲飯券錢？”關雲九說：“我們吃的雜合面窩窩頭、爛白菜湯，整天連點油水都見不着。你們還昧着良心，吸我們的幾個血汗錢！”工人們把

賬房的窗口圍住，齊聲喊道：“這不是往死路上逼我們嗎？”
那個日本職員一看不妙，“角野廠長有話，我的不管。”說完，“砰”的一聲，關死了窗口。

這時候的“福島紡織株式會社”（大連紡織廠前身）工人可不象一九二三年剛開工時那么好欺侮了。自從一九二五年春天，日本工頭高田無故打死了保全工人李吉祥，工人們成立了“大連工學會福紡分會”，大家團結起來，迫使資本家懲辦凶手撫恤死者家屬，就明白了對敵人必須堅決鬥爭，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。

大家先涌進了人事系。那個肉墩子似的人事系主任新井，看了看人群，奸笑着說：“現在米的大大貴，工廠錢的沒有，以後賣了紗，錢的大大給！”一個女工馬上頂上一句：“先別說以後了，我們問的是眼前怎麼辦？”工頭李伯仁見大家不走，便說：“你們還站着干什么？還不滾出去！”另一工頭張大嘴也說：“我們人事系是管招人的，少開了幾個臭工錢的事，我們管不着！”新井一看人越來越多，怕鬧出亂子來，就推脫說：“我的話好使的沒有！你們統統地找大掌櫃的去！”

一看到這兒呆着沒用，杜秀貞領大家上了樓。但沒見着人。一個中國小擺台（雜役）的說：“他們都上閭屯長家打麻將去了。”大家一看，這成心是推“火輪船”，拿着工人要笑玩，就一氣回了宿舍。坐在宿舍里，都紛紛議論開來，有人說：“連碗粥都混不上，還給他干？我算不遭這個洋罪

了。”这句话更勾起了大家的怒火，特别是女工们，进出門常常受到工头的侮辱，有孩子的女工連給孩子喂奶都不能够……所以一边吵嚷起来：“回家去！”“回家去！”一边就卷起鋪盖来。

“大家不忙卷鋪盖！”随着这話音，福紡工学会会长、鉄匠房鉄匠侯立鉴，副会长、清棉間工人初玉昆，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。大家忙圍上去問：“那你說怎么办？老侯。”侯立鉴环視了一下焦急的人群說：“日本鬼子真是太欺負咱中国人了！可是，咱們卷鋪盖一走，日本人就能給我們漲工錢嗎？到別的地方去，还不得照样受厂主的气？照样拿这几个錢？”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都觉得侯立鉴的話有道理。接着，侯立鉴握紧了拳头說：“我們只有象京汉鉄路工人那样，抱住团和日本鬼子斗！他不給我們漲工錢，我們就不開車，給日本鬼子点顏色看看！”侯立鉴的話，給大家的心里打开了两扇窗，立时覺得亮堂了，“对，咱們和他們斗！”侯立鉴看大家劲头上来了，忙引导說：“咱停車是为了讓日本鬼子改善咱們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。咱們得提几个条件和厂方交涉，他不答应我們的条件，我們再罢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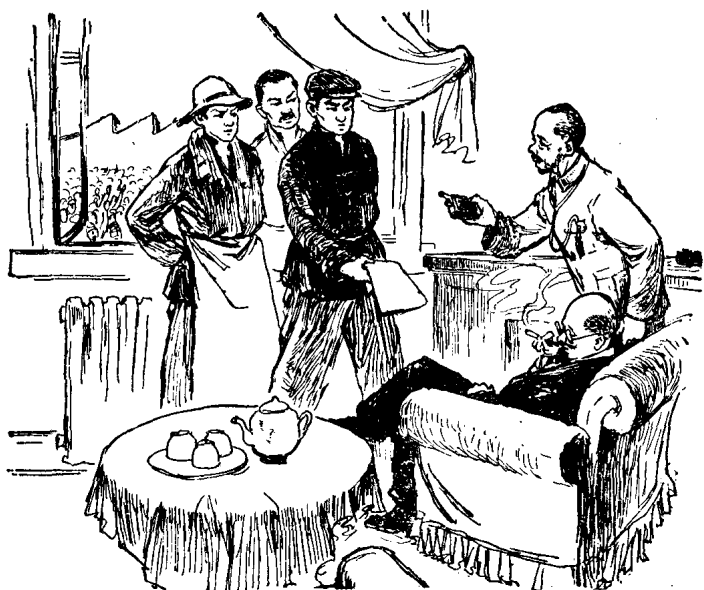
經大家共同商量，就确定了如下六个条件：

- 一、不許打罵和虐待中国工人；
- 二、要准許孩子媽媽在工間給孩子喂奶；
- 三、工錢要增加三分之一，不准漲飯費；
- 四、工作時間减少一小时；

五、公休日干活要发双倍工錢；

六、不拿电灯費，降低房租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工人們都沒进車間。先在大食堂开了个会，选出工人代表侯立鉴、初玉昆和刘庆枝三人，去和日本鬼子談判。工人們开始行动了，憤怒的人群，把鬼子厂长角野的小白楼，圍了个风雨不透。角野早有准备，所有的厂警都集中到小白楼来了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荷枪实彈，对着工人队伍。当工人代表走进角野的办公室时，角野正坐在沙发上拚命地吸着烟。狡猾的副厂长正野，一臉奸笑地拿出三炮台香烟，递到侯立鉴他們面前：“吸支烟吧！有話好商量！”侯立鉴摆摆手說：“正野先生！我們不是来吸烟作客的，工人办事从来不拐弯抹角，你們两个大掌柜的都在，正好，这个月厂方又漲了飯費，我們工人实在沒法生活了，提出几項要求，請厂方答复。”說着，把一紙六个条件递了过去。正野看看条件說：“漲飯費是厂方迫不得已呀！将来厂里发了財，决不会亏待大家。”初玉昆說：“将来工厂掙多少錢，那是以后的事，我們工人眼下总不能餓肚子干活！”角野一看，这个工人竟敢頂撞厂长，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跳起来了，臉上的筋肉抽动了一下，猛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从正野手中夺过工人的条件书，气势汹汹地吼道：“这些条件，統統地不能答复！”說完，把条件书扯得粉碎，扔了一地，还說：“中国苦力錢的不值！一个不干，十个有，十个不干，大大有，活的不干，統統开路！”侯立鉴冷笑一下說：“好吧，那你們



就等着看吧！”

侯立鉴一下楼，就和初玉昆等几个人交换了意见，让刘庆枝去砸掉总电门，叫夏忠山去锅炉房熄了火、闭了气，拉响了汽笛。这战斗的号角，三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人群，就象渤海的怒潮，向大门外涌去。角野赶来摇晃着文明棍蔑视地说：“支那苦力，三天‘米細米細’（吃饭）的沒有，統統回来干活計！”李有久晃晃拳头，走到角野面前說：“你不答应我們的条件，甭說三天，就是三个月，我們也決不來上工！”

“我們坚持罢工到底！”工人們高喊着口号，把工賬簿

雪片似的拋向了守备室的門前。工人开了会，組織了糾察队、宣傳队和救济队，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罢工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三天过去了，福紡工人們沒一个复工的。厂子里的机器都乖乖地停下来，一天天地生着锈。厂里每天上工时，照例拉笛，那嗚嗚的声音，就象鬼怪在嚎叫。应声而来的，照例的是張大嘴和李伯仁那几个人。这大大出乎角野的意料。他急得象个热鍋上的螞蟻，坐臥不安。他召集厂里大小头目开会，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罢工。他又把周家屯伪屯长、福紡顧問閻兴礼找来，要他瓦解工人的斗志。

这时候，侯立鉴也和初玉昆、李有久說：“日本鬼子一定会耍些花样，工人糾察队要好好守住各要道口，南到侯家沟，北至三道沟子，都放上崗哨，严加防范，別叫日本鬼子和工头，招进新工人来。就是遇上工賊招人，也不要和招来的工人发生冲突，要好好說服他們，說明我們罢工的真相。”

“好吧！”李有久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。

天，灰蒙蒙的剛剛放亮，厂子里哑巴了十来天的汽笛又响起来了。閻屯长和几个狗腿子到处嚷嚷：“哼！工学会，工学会頂个屁用！瞧，这不有些工人都复工了！复工后好吃好喝待承。”另一个狗腿子忙帮腔：“人家厂方还說了，誰复工优待誰，不复工就开除！”閻屯长又說：“这是日本皇軍的天下！还是早早复工，要不然，飯碗可就砸了！”

工人們虽然知道狗嘴里不会吐出象牙来，不信閻屯长的

話，但也有些疑惑不決：說沒人复工，怎的厂里机器响起来了？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一个个面面相覷。这时李有久远远地跑来了：“大家不要挤在这儿，侯会长在办事处等大家，他有話跟咱們說。”人群馬上跟着李有久向罢工办事处走去。到了罢工办事处，侯立鉴把厂里開車的真相一講，大家这才明白了。

原来昨天晚上，侯立鉴回到夏忠山家，剛剛躺下，夏忠山就領着个人进来。他一看，是工学会埋伏在厂里打探消息的燒水工老傅头。侯立鉴就知道厂里有事，忙問：“老人家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老傅头說：“咳！甬提了。李伯仁这小子昨天夜里偷偷招来三十多个新工人，好吃好喝，就是不許随便出入厂！”侯立鉴連夜把这消息通知了几个工学会委員。今天，果不然日本鬼子就搞了个假复工的阴谋。

侯立鉴揭穿了这事，最后对大家說：“沒有工学会的話，無論出了什么事也不能复工！”

人群一散，李有久气得跺着脚嚷：“这还了得，李伯仁这小子真毒，我們这工就白罢了！”糾察队員陈启德揮着大棒子說：“走！找这小子算賬去！”大家商量了一陣，一致同意去教訓李伯仁。侯立鉴考虑一下，讓大家趁晌午李伯仁回家吃飯的空儿去。这个时候，正是駐厂警察睡晌觉的时候。另外，又讓初玉昆进厂去說服那些招来的新工人。

晌午，李有久、陈启德等几个工人糾察队員，便埋伏在李伯仁的門口。李伯仁家在閭家屯的西头。等了不大会儿，

李伯仁歪銜着烟卷，斜戴着黄呢子战斗帽出来了。这小子摔跤打架这些流氓手段，都有一手。陈启德凑向前去俏皮地说：“李先生！厂里还招人吗？咱也算一个！”李伯仁做贼心虚，早有防备，一看只陈启德和李有久两人，他眼皮都没抬，把嘴上的烟头往地上一吐，说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！人是我招的，怎么样？”这小子是打架出名的，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，抽冷子拔出腿刀子就给陈启德一刀子，陈启德往旁边一闪，一皮带就打在了这小子的腰上，埋伏的六、七个人一拥齐上，就把这小子打躺下了。閻屯长正在家里睡午觉，听到工人糾察队和李伯仁打起来了，一边吩咐手下的狗腿子去厂里报告日本警察队，一边急急忙忙地赶来，老远的他就摇手喊开了：“快住手！快住手！”李伯仁在地下躺着，一看閻屯长来了，就象个疯狗似的，唿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照着陈启德就是一刀子，陈启德一闪，不偏不斜，这一刀正刺在閻屯长的胳膊上。这大水缸似的閻屯长“噢”的一嗓子，死劲地捂住了胳膊。这下子可大快人心，人们都满意地走散了。日本警察来了以后，扑了一场空，垂头丧气地回去了。

罢工有一个多月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工厂可受不了啦！角野急得直跺脚，因为关东州厅长官天天用电话问他。他和正野又订下第二条毒计。

这天夜里侯立鉴刚刚躺下，就听得外面咚咚的敲门声，他马上穿好衣服，就听上屋的夏老汉“喂喂”地咳嗽着出去开门了。听着老人的声音，侯立鉴的心里很不好受。前两天夏老

汉的儿子夏忠山，在东海头站崗，因为阻拦了招人的流氓，鬼子就以“維持社会治安”为名，逮捕了他和其他几个糾察队员，夏老汉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老人几天吃不下飯，但他仍毫无怨言地跟工学会走，这使侯立鉴很感动。

夏老汉开开门領进来两个人，他站在院当中喊：“老侯，閻屯长找你来啦！”

閻屯长一进屋就滿臉奸笑地說：“侯兄为工人真是費尽心血，肝胆涂地呀！我閻某十分欽佩！”侯立鉴直截了当地說：“閻屯长今天来必有事情，是不是商談复工条件来的？”閻屯长皮笑肉不笑地咧了咧嘴：“角野大掌柜要我和你談談条件。你的一切条件，大掌柜全部答应，只要你答应一条就行！”侯立鉴冷冷地問：“哪一条？”“今后不为工人办事，叫他們立刻复工。”閻屯长又进一步說：“人生在世，还不是吃喝玩乐一輩子，为那些穷苦力操心犯不着。”說着，掏出了个錢口袋来，嘩啦啦地把五百块現大洋倒在了桌子上。

“只要你答应了条件，要錢有錢，要事有事做。到那时还不是十三响的风葫蘆，抖起来了。”剛說到这里，就听“叭”的一声，侯立鉴狠勁地一拍桌子罵道：“真是狗眼看人低！甭說五百，就是五千，五万，你也买不动我姓侯的心！收拾起你这几个臭錢，給我滾！”閻兴礼板起了臉：“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往后有你后悔的时候！”閻兴礼走后，夏老汉担心地說：“看样子对你不利呀！这些家伙心狠意毒，說到就办得到。我看你还是先躲避一下子吧！”侯立鉴說：

“不要紧，老爷子。”这一夜，他却翻来复去地沒睡好。

第二天，侯立鉴回了一趟侯家沟。到了家，跟妻子说明了一个来月的处境，最后嘱咐：“我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就拉扯着孩子好好过，好在孩子的叔叔、爷爷都能帮你些忙。”妻子流了泪：“这几天狗腿子来咱家更勤了。你呀！不管那罢工的事不行嗎？”侯立鉴望望跟自己受累的妻子，和刚刚会爬的孩子说：“不！我们不能甘心过牛马生活，再不和鬼子干，工人们就更没法活了。不要为我担心，我不会出什么的！”说着他就翻箱倒柜，把几件值钱的东西拿出来，上当铺当了几个钱买了几双鞋，交给了李有久。李有久问：“你这是在哪儿弄钱买的呀？”侯立鉴说：“你这就甭管了，你快把鞋发给大家吧！不能让纠察队员光着脚到处奔走。”

侯立鉴、初玉昆、刘庆枝被捕了。接着，鬼子的消防队寻衅和工人纠察队员们打架，许多纠察队员也被捕了。随后，大衙门又借口封闭了工人夜校。

但是，工人没有屈服。全国各地的声援信件、电报就象雪片似的飞来；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罢工工人拨来三千元救济款同时，向日本关东州厅提出了严重抗议；总工会在广州出版的《工人之路》上，也发表了《为日本在大连摧残华工与全日本工人及各阶级被压迫者书》。

大连市各工厂的工人，从福纺罢工一开始，就在大连工学会的领导下，筹集了钱粮送给罢工的工人。现在，他们更加体会到：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不可侮的，团结起来，就会胜

利！

六月二十四日，大連中华工学会决定組織一次全市工人声援福紡工人大会。傍午，分住在各地的福紡工人一馬当先齐集到周家街。接着，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沙河口鐵道工厂（現大連機車車輛厂）的工人，小野田洋灰場（現大連水泥厂）、中村鉄工所（現大連机床厂）的工人，大連小塢（現大連造船厂）的工人等也从遙远的市內浩浩蕩蕩地开来。大連中华工学会会长、鐵道工厂工人傅景阳走在各路队伍前边，后边是十六个臂上纏着毛巾、手里提着棍棒的糾察队員。这大队人馬一路上高呼口号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资本家！”“打倒卖国走狗！”

队伍在村东的草坪上停下来，四外放上崗哨。附近的农民們，也都赶来参加。会場上黑压压的一片，足有七、八千人。

在会上，傅景阳講了話。这个二十七、八岁的中等身材的年輕人，亮开他那洪亮的嗓門，憤怒地說：“兄弟姐妹們：我們的福紡工人們，为了吃飽飯，被迫罢工，这本是合法的斗争。可是日本当局，不顧輿論反映，竟无辜逮捕我們的工人代表，封閉夜校，到处抓我們的罢工工人。我們坚决反对日本当局对罢工工人的迫害！要求他們放回我們的代表！答复工人的条件！”

“对！”大家同声呼应着。

这时，一队日本警察，荷枪实彈包圍了会場，用明晃晃

的刺刀紧逼着人群。但他们看看这怒目而视的人群，有些畏缩了。

一个两撇小胡的日本警官山间，带着中国巡捕红鼻子和几个日本警察走了进来。他手握洋刀柄，在傅景阳面前一站，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“你们什么的干？”

傅景阳义正词严地问他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保护工厂！”

“保护工厂为什么不在工厂？跑到会场来做什么？”

山间恼羞成怒，跺着脚吼道：“你们统统的反对帝国！”

傅景阳嘿嘿地笑了两声：“警官先生，你先别扯这个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随便抓我们的工人？为什么封闭我们的夜校？”

这时人群已经把他們围起来了，山间一看形势不对，就摆摆手说：“衙门抓去问问没事就放，封夜校是衙门的命令！”

傅景阳质问说：“你们消防队员先打了工人，为什么不抓消防队员反抓工人？你们又在哪条法律上不许我们识字念书？随便摘掉我们夜校的牌子？”

中国巡捕红鼻子一看，工人不好惹，忙好言调停：“让皇军出去！让皇军出去！夜校的牌子马上挂起来，抓住的工人问问没事，也马上释放。”

有的工人站出来喊道：“我们不能听红鼻子这一套，他是个管眼先生，做不了主。”